

曝
书
亭
集

第
二
函
六
册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三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恒著高簷帽衣綠蓑衣躡長齒屐擊木劒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良特愛重之爲拜其母良爲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良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祿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

訕笑冕不顧也所居倚土壁度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爲
常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良良曰里有
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
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駟乃造其廬執禮甚
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書謝駟東游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
燕秦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
何以祿爲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
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名姓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邪曰
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爲誰笑曰此必危太樸也吾嘗
誦其文有詭氣今覩其人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
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臘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画
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

歸謂友曰黃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号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冤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冤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叅軍而冤死矣

朱彝尊曰當元之季多逸民冤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冤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讀徐顯禪史集傳冤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別爲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

楊維禎傳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家鐵厓山下父宏築層樓俾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泰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除天台縣

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楨始改錢清場鹽司令久不調偕道士張雨縱游西湖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史成正統迄無定論維楨著三史統論謂元之大一統在平宋不在平遼與金統宜接宋不當接遼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聞其名招之不往報以書曰閣下乘亂起兵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所爲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足與有爲也雖然爲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宗族姻黨者無制祿之法有姦位之權矣假佞以爲忠託詐以爲直飾貪虐以爲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搖邦本

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閣下不可不省也夫當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與爲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多也維楨老且病爵祿不以干閣下幸采其言小可以爲錢鏐大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內變必有外禍始憶維楨言嗚呼晚矣士誠得書不能用亦不罪也繼忤丞相達識帖木爾乃徙松江周游山水獲斷劒鍊爲笛冠鐵葉冠衣兔褐吹之作迴波引遂号鐵笛老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爲詩畧兀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于音樂行輒以歌伎隨好汲引人物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逾百人求若山陰張憲吳下袁華輩不能十人又曰吾求詩于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

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毘陵吳恭倪瓚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
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郟韶也洪武二
年編纂禮樂書別徵儒士修元史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詹
同奉幣詣其門召之辭不赴明年有詔敦促賜安車詣闕廷
留四月禮書條目畢史統亦定遂以白衣乞骸骨帝許之仍
給安車還抵家而卒維楨徙松江與錢唐錢惟善里人陸居
仁相倡和惟善字思復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時鎖院三
千人獨惟善据枚乘七發辨錢唐江爲曲江由是得名号曲
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
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号雲松野褐兩人旣歿知府事林公
慶昇其棺與維楨同葬干山之東麓人目爲三高士墓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牒吳
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勅中書省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
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一夔首被徵開局于天界寺草
創既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蹟可徵將有事續修
王禕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
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
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
授官或還山去獨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
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
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
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
人此固其職然何爲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

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璦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

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錄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
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
從簡便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
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
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
章文物稍備其書止于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
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
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
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
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
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
材且病如僕者承乏于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

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
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一夔復至京師洪
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
復就職命編纂日曆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繒各三裝錢六
緡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勅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
旨賜蟒衣采幣一夔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
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
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
之方寸之間而吐之觚翰則其爲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彼以
才驅氣駕爲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爲篤論禮局
其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劉子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弼
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永之仲修淳安魯淵道源錢塘劉

儼敬思會稽錢宰子子胡行簡董彞蔡深滕公琰當元之季
一蔓自天台徙嘉興於時嘉興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
居千金圩郁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
溪濮仲溫父子居濮市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
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禎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
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溫州陳秀民居
竹鄰巷閩卓成大居甌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
南高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
一蔓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苧里四明周槩以陸宣公書院山
長留梨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
樂郊云

劉永之傳

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家饒于貲既冠未知學過婦翁家新
塗練高者早有才譽永之友壻也翁異視高而庸衆人遇永
之永之歸發憤就學寒暑晝夜不懈數年學大進尤長春秋
與梁寅往復辯論經義寅投以書永之報曰日以春秋本旨
序呈之左右及奉還示詞累數百言若有取於愚瞽之作而
教其所弗逮然蒙固之見有未盡白而明諭有不可不復者
敢略布之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
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
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執事所論度越老生宿師万万
無疑其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
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迹也夫春秋之爲春秋
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

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猶夫人之臣子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過宋而微服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

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
之二國者有二良焉況於魯有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
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
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
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
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
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
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
哉其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
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
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
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

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離而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旣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

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寔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于万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